

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 ——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

李刚

(山东财政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 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 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 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 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 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 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竞技体育; 完人教育理想; 古希腊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9)10-0025-04

Realistic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The perishing and rebuilding of the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LI G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dea that such a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a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education equally stressed, power and knowledge equally developed” not only boosted the prosperity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but also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the author, by reviewing the noumenal origin of the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and its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found that the realistic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would be the perishing and rebuilding of the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whil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t profit orientated” and “not professionalized”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that maintained consistent with such an ideal was just a product of the opposit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until philosophers such Plato resolved this contradiction theoretically, then ancient Grecian competitive sports lost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ly, and became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 competitive sports; perfect being education ideal; ancient Grecian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如: 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 由于年代久远, 文献遗失, 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 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 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 日益深入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 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 功利

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 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 一些学者据此证明, 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 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 要想克服这种弊端, 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 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 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

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入,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1]。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2]。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

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 《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3]。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 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

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理念。

伴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活动越来越被重视，获胜者的奖赏越来越丰厚，体育与智育各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就再所难免，竞技者要想获得竞赛的胜利，必须很早就跟从专业教练，进行相应的训练；训练的种类，也从以前的无所不包，变为专门修习其中的一两种；而训练的方法，则愈加专业化。其中既包括具体的竞技技艺，还包括相应的饮食学、卫生学等知识；因而一些优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发明或改进锻炼规则，接受特殊的饮食制度，遵守卫生条例。比如，公元前460年和456年两届奥林匹亚竞技会长跑冠军德洛麦就发明了肉食食谱，以补充竞技者的营养。所有这些均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继续朝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优胜者所获奖赏的不断提高，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亦愈加难以保持早期的非功利性。竞技体育的功利化倾向不断增强。比如，雅典的梭伦就曾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公元前580)，规定每个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可获得五百德拉克马的奖励，折桂的竞技者免除赋税，且终身由城邦供养，仅此一点，就足以断送雅典长久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所维持的非功利性特征。此外，商业化操作也跟着也兴盛起来，最初是商业庙会与节日庆典，其次是负责供应事务的妇女或妓女，再次，竞技学堂及竞技场，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不断强大，智育不断孤弱，所谓体智并重、身心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根本称不上是其

完人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竞技体育本身与完人教育之间固有矛盾的特有产物，而始于古希腊竞技体育草创阶段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性”特征也只能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如昙花一现，随着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化倾向增强，这些特征便愈加岌岌可危了。

4 完人理想的重塑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向而行

在古希腊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之后，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理想已名存实亡，但希腊人仍然对完人理想不离不弃，并根据这种完人理想的幻觉对新兴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加以指责，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分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智育的必要性，背离了完人理想的初衷，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样的要求层出不穷，却从未得到实现。法国历史学家瓦诺耶克指出，“从色诺芬尼时起，体育课和思想文化课的苛求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克服。

过去在谈及古希腊的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想时，论者经常引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论断，柏拉图^⑤曾说：“神赐给人两种艺术：音乐和体操。神不是赐给灵魂和身体的……而是让它们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融合，达到张弛有度。因为，单方面沉迷于体操的人难免失之粗野，只注重音乐的人则会流于柔弱。”就表面来看，柏拉图似乎同样是在强调智育的重要性，要求增加智育在教育中的比重，以便复兴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但这只是表面而已，究其实质，柏拉图等人的批判在实际上非但没有扭转，反而促进了古希腊竞技运动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就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业已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转而主张“专业人”的教育理念^{⑥-⑧}。具体来讲，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1)他区分了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成为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优胜者，获得物质利益与精神荣誉；一般体育的目标在于强身健体，为精神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大体说来，柏拉图所作的这种区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区分。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常识的区分在古希腊却极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缺少这种区分，古希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完人理想的内容规定为竞技体育与智育兼举并重，要求教育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兼收并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这种并重化为一纸空文，结果造成教育对竞技性体育

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了智育的重要性。或者说由于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教育无法在体育与智育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所以柏拉图对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所作的区分,一方面部分地挽救了古典希腊的完人理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竞技体育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从此摆脱完人理想的束缚,无需再在体育与智育之间藏头露尾,也无需理会外界的指责,走上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发展道路。

2)他区分了完人与职业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卫国者、战士和农民,这3类人的分类,实际上是在向专业化作妥协,前文之所以说他只是部分维护了古希腊的完人理想,原因即在于此。承认单个人不能既是智力突出的卫国者,同时又是擅长体育的战士,即承认卫国者与战士必需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必须进行职业化与专业化。但是要想具体地在同一个体身上,把体育和智力活动均达到极至,即既要在竞技赛场上成为佼佼者,又要在课堂中堪比哲学家,则始终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关于3种人的分类,恰恰解决了古希腊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难题,把古希腊竞技体育从完人理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推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当然,由于柏拉图对智慧或智育的偏爱,造成其对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时过激地主张取消古希腊竞技体育,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其理论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这一事实。

3)他提出智育高于体育。苏格拉底明确把知识等同于美德,这在古希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希腊人更多地是把力量与知识并重的人称为具备美德。柏拉图继承了这一发明,进一步提高知识在美德中的比重,认为卫国者、国王的美德全在于智慧,在于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卫国者固然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但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非出于美德和竞技方面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不仅否定了完人教育的理想,确立了专业人的方向,而且在3种不同的专业人之间确立了在智育、美德和竞技体育3方面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下优劣关系^[9-10]。

正是依靠这3点区分,柏拉图得以从理论上解决了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使得随后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后的古希腊竞技体育基本就在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意义

上高歌猛进,其表演性和专业性不断加强,其弊病和不足亦如影随形。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一度在泛希腊化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渐趋衰落,到公元393年,信奉基督教的狄奥多西大帝,接受安布罗斯主教的请求,颁布取消竞技会的敕令,古代竞技会方才沉睡入历史的长河之中直至再次复兴。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主要不是来自其虚幻的“完人教育理想”,而只是“完人教育理想”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尚处于初创阶段的特定产物,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矛盾对立的产物,随着古希腊竞技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完人教育理想”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中表现为理想幻觉的破灭与重塑,从而主动适应这不可避免的商业化与职业化倾向,其绝大部分都具备了与现代竞技体育基本相同的特征,既包括竞技体育的优点与长处,更包括隐含的弊病与不足。

参考文献:

- [1] 瓦洛耶克.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M]. 徐家顺,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01-115.
- [2] 伊妮藏. 奥林匹克运动史[M]. 冯贡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39.
- [3] 王以欣. 神话与竞技[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8-81.
- [4]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6.
- [5]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9.
- [6]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7] 郝丽生.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M]. 谢世坚,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8] 罗斑.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M]. 陈修斋,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9] 默里. 早期希腊[M]. 晏绍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0] 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 王大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编辑:谭广鑫]